



义无 反顾 爱上 你

yì wú fǎn gù
ài shàng nǐ

水何采采 / 著

妹妹与姐夫的忘年恋曲

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

她11岁时便十分仰慕高大帅气的姐夫，直到姐姐离奇去世，她心生隔阂。十多年后，姐姐的死亡真相浮出水面，她对姐夫尘封多年的爱终于打开匣门……

化蝶去寻花，夜夜栖芳草。

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

上无 你反 顾

yi wu fan gu
ai shang ni

水何采采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义无反顾爱上你 / 水何采采著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068-3953-2

I . ①义… II . ①水…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5351 号

义无反顾爱上你

水何采采 著

图书策划 崔付建

责任编辑 李国永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鸿儒文轩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145 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3953-2

定 价 32.00 元

■ 作者简介

水何采采，本名于淼淼，资深出版人、网络广告策划师、广告人，乘着狮子座流星雨降落人间的美丽女子。出版小说《如果爱情可以转弯》《冰雪招来露砌魂——薛宝钗品评》等，即将出版小说《全世界唯愿你爱我》等。



楔 子

胜男用润湿的棉棒在他的唇上轻轻点染。

一次，两次，待这人的唇丰泽红润了，她便开始仔细端详这人的睡容：修长的浓眉平齐，高鼻梁，唇角的弧度微翘，脸苍白，呼吸尚且有些弱，眼角的鱼尾纹勾勒出沧桑的儒雅气，整体看上去，却像个沉睡的天使。

胜男头一次如此安静地端详这个男人的睡容。

“呃。”

一声呻吟，梁少游性感的薄唇微启。

“你醒了！”

梁少游双眼微睁，吃力地说：“我现在能出院么？我睡了多久？”

“要出院做什么，你刚做完手术呢！”胜男急嗖地站起身阻止，然而，麻醉剂的药效尚未消除，他努力起身，却半点力都用不上。

他不甘地躺着，悠悠记起昨晚发生的一切。

第一章 医院风云

001 ◀

第二章 记者招待会

018 ◀

第三章 40.3 度的体温

030 ◀

第四章 昔日的灌篮高手

046 ◀

第五章 记忆中的画卷

060 ◀

第六章 梧桐树下的美景

074 ◀

第七章 冰山与涅槃蝴蝶

090 ◀

第八章 众里寻他

101 ◀

第九章 和狗狗的约定

112 ◀

第十章 遇见小淘气

► 125

第十一章 生命的裂缝

► 135

第十二章 真爱至上

► 156

第十三章 义无反顾爱上你

► 172

第十四章 漫长的婚约

► 187

第十五章 请允许我尘埃落定

► 203

第十六章 你是我的桃花源

► 213

第十七章 岁月的童话

► 226

第十八章 新生

► 238

番外：梦初见

► 250

第一章 医院风云

一阵，再一阵。

烈火灼烧般的胃疼让梁少游满额是汗。

这痛，从昨晚就开始了，一直维持到现在。

饶是梁少游在所有人面前神色如常，启唇时的一笑让所有女孩子面红心跳，无人时候，他却再也笑不出来。

为什么会这么痛？像是麻辣火锅里的沸油炖煮着心脏，又像是将胃放在炭火上翻来覆去烤着，烤出一阵烤鱼的腥香味，还洒了一层黑糊糊的孜然。

梁少游垂下头，煞白的脸紧贴着方向盘，一手紧捂住自己正兴风作浪的上腹，一手插入自己微湿的短发，咬咬唇，脑海里的那灵动的一双大眼睛却越来越清晰，清晰到，睫毛也根根分明。

他不知道，为什么从不生病的自己突然就胃疼得不行，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越疼就越想她。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想的究竟是她，还是有同样牌子的另一人。

梁少游的上牙开始不停地问候下牙。

将俯在方向盘上的额头吃力地抬起，透过车玻璃窗望一眼楼上，她的

灯亮着，梁少游将捂着胃的大手又收紧了些，忽然，眼前灵光一现，用另一只手推开车门，唇角 30° 的迷人弧度重绽。

踉踉跄跄出现在她门前时候，梁少游只觉得，疼痛已窸窸窣窣转移至小腹，伴着一阵阵恶心的感觉。

轻轻按门铃，梁少游发现她门上的猫眼闪过一团黑影，然后，门大开。

她揉着她蓬松而黑亮的短发，一脸的惊喜：“你是来……找我的吗？”

梁少游将捂着胃处的手挪开，尽量以一个潇洒的姿态插兜，努力浅笑：“是啊，不请我进来坐么？”

他端详着那双明亮的眸子，心下由衷地感慨，你越来越像你姐姐了，动动嘴角，没有说出口。

丫头似乎猜出了几分，脸刷得涨成绯色，双目也微微躲闪着，眼神单纯得一如她扎两条小羊角辫的时候。

她都这么高了。

差不多一米七的个头，比她姐姐生前还要高三公分。

梁少游盯着丫头脸上那两团红粉绯绯的桃花，心里咯噔一下，胃也跟着狠狠地咯噔了几下。

“你好像脸色不好啊？姐夫，你怎么了？”

她盯着梁少游煞白的唇，上前一步，不避嫌地挽起他的胳膊。

梁少游一愣，指指自己的上腹，苦笑道：“胃疼，丫头，你不是学医的么，给看看吧。”

她急忙挽着梁少游的胳膊，几步将他拽到一张棕色的旧沙发上，急匆匆地说：“快坐。疼得要紧么！我给你找药！”

梁少游捂着胃坐下，见丫头冲到茶几前倒一杯热水递到他手里，然后将黄色的小箱一呼啦打开，哗一声倒了一地，从中拣出一盒，按出一颗胶囊在手心。

梁少游刚抿一口热水时，一只淡粉色手掌已近在他唇边。

“吃下去！”丫头一双眸子紧盯着梁少游发白的唇。

梁少游张口，一颗粘粘的东西粘在唇上，有些甜，她的手掌有些湿热，一小口水送下，甜味和热气依旧在口腔粘连着，只是，肚脐和右下腹已煨烧成了火焰山。

“是胃痉挛吧？”

丫头在梁少游的肩膀上使劲一按：“快在沙发上躺会儿。”

梁少游咬着唇的白牙已染了红，男人的尊严让他死撑着摇头抗议：“不用。”

丫头片子双臂齐下，像日本相扑似的一举将梁少游按倒。

“丫头，你想劫色么？你姐姐泉下有知会阻止你的……”

梁少游捂着小腹，一边无力地调侃着，只觉得脸也开始发烫，脑子晕乎乎，像是在云层里了。

“才不要劫你呢！大叔！”她见他手位转移，急忙抽开梁少游的手，将自己的手放上去施加了三分力度：“这里疼么？这里呢？这里？”

“刚才疼，现在不疼，疼。”

梁少游吃力地挤出一句话。

她的手像个小热宝贴在他的肚皮上，不像昔日她姐姐的纤细小手，她的大手过之处，留下的是一阵香气和湿漉漉的凉。

她将自己的手贴在梁少游的滚烫的额头上，大叫一声：“糟了，该不是急性阑尾炎吧，快去医院！”

说完，一把拽住梁少游的手。那个总是风度翩翩的人，如今却面条似的软塌塌地躺在那里，双目微闭：“没事，我休息会儿就好。”

她双臂一用力，竟将一米八四的梁少游庞大的身躯拖起来，迅速将他的猿臂搭到自己的肩膀上，梁少游骤然清醒了些，一把将手臂抽出：“别！我自己走。”

手臂一抽，梁少游整个人腿一软，险些跌倒在地上，她急忙靠上去，梁少游的一只胳膊又搭在她骨头硬到咯人的削肩上。

梁少游却固执地用另一只胳膊紧紧把住墙壁，吃力前行，墙皮在他汗

涔涔的手中开始脱落，他自身的重量也因此减轻了近半，这次，一米七的丫头不是背他，而是搀着了。

丫头望一眼他微抖的唇，没有出声。

两个人挪到电梯口的时候，他的衬衫背后已湿透。

“怎么不亮了！”

她不停地按着电梯的按钮，大骂起来：“大爷的！没看这里有病人吗！”

梁少游看一眼丝毫没有反应的电梯，咬牙道：“没事，胜男，咱们……走下去。”

“你行么！”胜男有些惊惶了。

“No problem。不行这词可不能问男人。”

梁少游虚弱地轻笑，用一只手臂吃力地把住墙。两人踉跄下楼，一步一步地挪下去，梁少游口腔里的热息一次次呵在她的脖子上，她胳膊上的汗水和他的汗水热乎乎地交融在一起，梁少游闻得到那种咸涩和她衣服上淡淡的洗衣粉清香……

半小时后，胜男在手术室的门口，忽而插蜡烛一样直挺挺地站着，望着手术室的门发呆，忽而来回徘徊，她手里攥着梁少游的手机，一遍又一遍翻着姐夫的联系目录。

她不想联系梁少游外地的父母，毕竟阑尾炎不是大病；她不想联系梁少游的姐姐，她依稀记得，当年她的姐姐和姐夫结婚时，姐夫的姐姐是从南方赶来的，更何况，她并不知道他姐姐的名字。

他有女朋友么？

胜男回想起两个月前，自己刚到北京时这位大自己十四岁的姐夫请自己吃羊蝎子时候的场景。

“你有女朋友了吗？”胜男用油乎乎的透明薄手套捧着一块羊骨头，含糊不清地问。

梁少游淡淡一笑，眼神悠远，飘渺，几秒钟之后，他点起一支香烟，

长吐一口烟雾，侧脸望一眼窗外熙熙攘攘的车流，轻轻地说：“有啊，我的女性朋友很多呢。”

坐在梁少游对面的胜男嗖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扔下羊骨头，一把从梁少游的口中抽出香烟：“我说真的呢！”

梁少游浅笑：“斯嘉丽约翰逊、莫妮卡贝鲁奇……”

照这样看来，他大约是没有女朋友的。

胜男回忆着，不易察觉地启齿微笑，却又瞬间皱眉。

第一次见到梁少游的时候，他不过二十出头，白T恤，牛仔裤，一头健康的黑发，在午后的骄阳下笑得意气风发……

“吱呀——”，手术室的门开了，胜男快速奔上前去……

胜男用润湿的棉棒在他的唇上轻轻点染。

一次，两次，待这人的唇丰泽红润了，她便开始仔细端详这人的睡容：修长的浓眉平齐，高鼻梁，唇角的弧度微翘，脸苍白，呼吸尚且有些弱，眼角的鱼尾纹勾勒出沧桑的儒雅气，整体看上去，却像个沉睡的天使。

胜男头一次如此安静地端详这个男人的睡容。

从她十一岁时起，每年的大年初三，这个男人都会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陪姐姐美琳回娘家。午睡的时候，胜男的主要任务则是往这个男人的鼻孔里塞各种各样的东西：花生皮、虾条、喔喔奶糖、果冻、巧克力棒……这些东西大都是他带回来给她吃的。这个男人非常奇怪地摸摸胜男的小脸蛋：“男男为什么和我的鼻子过不去啊？”

“因为你的鼻子长得好玩啊！”

十一岁的胜男望着刚刚被弄醒的那个男人，那个人一脸朦胧倦意，却又笑得满是包容。

后来，美琳去世后，那个男人每年的正月初三依旧不缺席，独自一人，依旧是大包小包，每每下车的时候，转身的背影伴着袅袅烟雾，看得二老叹息、胜男眼圈发红。

成年之后，胜男再也没见过比这个男人更挺翘俊秀的中国人的鼻梁，她才清晰意识到，为什么当初对他的鼻子兴趣那么浓。

“呃。”

一声呻吟，梁少游性感的薄唇微启。

“你醒了！”

梁少游双眼微睁，吃力地说：“我现在能出院么？我睡了多久？”

“要出院做什么，你刚做完手术呢！”胜男急嗖地站起身阻止，然而，麻醉剂的药效尚未消除，他努力起身，却半点力都用不上。

“不行，我有重要的事……”他的眼皮越来越沉，却俊眉紧敛，努力不让自己睡着：“丫头，帮我打个电话，给沈清斌。”

沈清斌！好耳熟。

胜男没时间去想，摸出他的手机，搜到号码时，刚拨过去，发现梁少游已呼吸均匀，昏睡过去。

“喂——谁找我？”

电话那边传来一个四十多岁中年男子的声音。

“喂，您好！”胜男只得回答。

“有事么？没事挂了。”电话那头一派不耐烦。

“沈老师，我是——我是梁少游的妹妹，梁少游他……”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没谱。”

对方一句话说完，便成了忙音，胜男于是知道事情办砸了。

看一眼昏睡过去的男人，胜男没有开口，慢慢坐回到病床旁边的位子上，将他额头的汗珠轻轻拭去，少女时代的一些记忆碎片涌上心头。

那时胜男十六岁，初中毕业的时候，来北京美琳家住了几天，一个周末的午后，胜男午觉醒来，去洗手间的时候路过两人的房间，房门虚掩着，只听门内——

“老婆，我来给你朗诵诗歌，采莲南塘州——”二十多岁时候的姐夫眉飞色舞地将一只大手已探入美琳的睡衣；

“莲花过头——”姐夫的头已经埋在了美琳的锁骨上；

“低头弄莲子——”他的声音变得十分柔滑，滑得像一条游鱼。

“啊！”胜男一声尖叫。

“老婆，你没关门么？”

梁少游英俊的脸上红一道白一道，粗声喘息着，故作一脸淡定。

“你们继续！”胜男仓皇逃走。

那是一种怎么样的肉与灵？是一种什么样的鬼魅魔力？胜男直到现在都无法体会。想着想着，她的脸刷得一红，一面打量着雪白的被子里线条起伏的躯体，这个男人的腿很长，三十七岁的人了，怎么身上就没有多少赘肉呢。

两瓶点滴终于结束，胜男终于不胜疲惫，趴在床头混沌睡去，醒来时，发现自己的一只手臂正树獭攀树枝似的挂在他的肩膀上。

再眨眼，胜男觉得自己的另一只手臂竟热乎乎地握着什么东西，抬抬胳膊，发现那只手竟伸进了他的被窝里，与他的手指环环相扣！

胜男吓得急忙抽手，抽手时，环环相扣的指头收紧了些，坚定到铿锵。

胜男被握着的手忽地冒出一摊热汗，黏得糍糊似的，猛一抽，终于得以解脱。

再看看躺着的那人，浓眉下的睫毛正微微翘动，似乎也已被那股猛劲惹醒。

“胜男，几点了？”梁少游的声音依旧慵懒而乏力。

“下午三点十五分。”胜男看一眼手机。

梁少游迅速睁开双目，口气不容拒绝：“我要出院。”

说完，晃着麻醉药仍旧未消失的身子摇摇起身，被胜男牢牢按住：“你站都站不稳，哪都不能去！”

梁少游动弹不得，苦笑一声：“坐轮椅也要去。”

胜男圆瞪了大眼睛，不解道：“你不要命了？现在出去，伤口会感

染的！”

梁少游一愣，片刻之后，十分奇怪地说：“咦？丫头，今天是周四，你不要上班么？”

胜男这才想起，自己居然将请假一事忘得一干二净。

可是——

“我这就请假！可是，到底什么事那么重要？”胜男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梁少游没有直接回答，停顿了几秒钟之后，以长辈的语气叮嘱道：“大人的事，与你无关。快打个电话给公司，说你叔叔生病了，你照顾了一上午，然后回公司吧。”

“你什么时候长了一辈？那你怎么办？”

胜男还未说完，梁少游面无表情地重复了一次：“打电话。”

胜男拨通了公司的电话，刚接入，便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狂吼：“你去哪里了！一上午不出现，连个屁都不放一声！”

胜男忙将手机挪离耳畔。

“对不起主任，我我姐夫病了……”出于惊吓，梁少游之前的谎言竟没有派上用处。

“姐夫？你姐夫病了管你鸟事！你以后不要来了！”电话被狠狠挂断。

“快回去吧，不然你会很惨。”梁少游睁开眼睛：“还有，把我的手机给我。”

“奥，对了，你让我打电话，接电话的人说了没几句就挂断了。”

胜男将手机递给软绵绵躺在病床上的病人，病人缓缓伸出贴了胶带的胳膊，接过手机的时候，手无力地一垂。胜男看一眼梁少游，面色依旧有些苍白，因为麻醉药的关系，神情依旧疲惫。听到“挂断”二字的时候，那张素日里云淡风轻的脸神色大变。

记忆中，胜男从未见过这人有这种神情。即便美琳去世时，胜男

也只见他凄然微笑，深不见底的眸子里全是黯然，笑得周围人心碎了一地。

胜男心下一抽，上前一步，一双大眼睛眼巴巴地俯瞰着梁少游：“你怎么了？我不走了。”

梁少游一愣：“OK，不走就帮我换下衣服。”

在医院附近拦出租，并不是一件难事，顺利上车，走了几步，两人才发现，这个下午的交通竟出奇的堵。

出租车像只蜗牛，时而停顿，时而缓速前行，红灯不断。

梁少游的脸色亦是苍白的，双眼若秋水般平静，背后的汗珠子却如雨下。

许是麻醉剂的药效渐渐消失，梁少游起初还看似散漫地抱着双臂，后来，干脆一只手捂住小腹的右侧，胜男望着他捂在小腹间微颤的长手指，咬咬嘴唇：“要不要回医院啊？究竟是什么事那么重要！”

梁少游摇摇头，一颗晶亮的汗珠从太阳穴处滑下。

胜男抬眼望前方，红灯依旧亮着，似乎要亮到明天早上一样。

“马上就上高架桥了，上桥之后就不堵了。”胜男安慰道，心下的那份好奇心却像迎着大风的口袋似的，迅速膨胀起来。

“来得及。”梁少游依旧保持着中年人特有的沉着。

“是为你爱上的女孩子么？”胜男忍不住问道。

梁少游捂着小腹，开始细细地端详胜男的年轻的面容：和美琳如出一辙的瓜子脸，白皮肤，明润的大眼睛让人每看一次都神清气爽，两人的感觉确实截然不同——一个眉纤如柳叶，一头黑发像傍晚时吟哦在口间的宋词，另一个却像矛盾笔下挺拔的正午白杨。

“当然不是。”梁少游只觉得伤口处阵阵的钝痛让他呼吸都费力，他只得摇摇地往后坐靠上去，却见胜男自告奋勇地凑上前来：“我借你肩膀！”

“不用。”梁少游微微闭目。

终于抵达首都机场时，整个机场在下午的日光照耀下，招摇得像块巨大的水晶，接站的这班飞机已慢慢划入廊桥，想着廊桥两个字，胜男突然就想起一个电影《廊桥遗梦》。她忽然觉得，这里似乎有个梦，是关乎姐夫爱如生命之物。

接机人并不多，时间也是紧迫，胜男无暇去看那些中式的亭台轩榭和仿造的像张衡地震仪之类的东西，推着梁少游在接站处，脖子长得像一只鸵鸟。

高个子的年轻女生和坐轮椅的英俊男人这个组合迎来了 50% 以上的回头率，自然，迎接的那个人很快就找到了接站人。

“假小子？”

来人在看到疲惫的梁少游前，居然走到胜男的对面，先是惊喜，伴着他脸上笑容的消失，他喃喃轻唤。

“你是？”

胜男努力搜索着自己从记事起的记忆。

他是谁？

中等身材，中年发福的肚子，沧桑的脸，一双忧郁的眼睛似曾相识。

“假小子，你不认识我了！”

光头男有些失落地上下打量着胜男：“长得那么高了，越来越像你姐了。”

“我姐？”

“你小时候叫我艺术家哥哥，你忘记了！”光头男此话一出，望一眼自己凸出的肚皮，自嘲地一笑。

胜男朦朦胧胧地记起自己小学时，曾经有一个像唱着《大约在冬季》的长发清瘦大男孩，抱着吉他，在自己家门口望着美琳的背影摇头晃脑地痛吟当初的流行歌。盛夏的绿柳树下，清瘦的大男孩敞开着格子衬衫，忧郁的吉他声阵阵，和着知了不倦的鸣唱，动人的画面构织成胜男记忆中美琳少女时代最美的一首歌。

美琳的初恋。